



梅里餘稿
全

洋学文庫
文庫8
C 17



梅里餘膏

梅里餘稿

梅里餘稿緒言

今茲三月。余編梅里遺稿。匆卒搜索。纔獲文八篇。詩四十首。以印行焉。爾後又採拾者若干。未及嗣行也。頃日杏齋河口翁。來示一小冊。曰。是梅里先生集。先人所手寫。曩者歸省。得之篋底。乃取閱之。則詩文俱係乙卯震災後之作。編次逐歲。嘗託木村氏云者。或是。文八篇。詩五十九首。詩有與遺稿所收。今文則與他所獲者。併為續文稿。詩則題曰梅里小稿。而他所遺十餘首。分體附其後。總曰梅里餘稿。抑先生非以文藻賦咏立家者。是特本業緒餘耳。而其作如此。通計文二十餘首。可謂盛矣。而他日或復有獲。亦應付之滄海遺珠也。

明治十八年九月

大槻修二識

緒言

1157003

梅里文稿



梅里文稿

全體新論序

杉田信成卿 著



安中侍醫竹內苟庵將覆刻全體新論來請題一言予謂此書論人體內景及氣血運營固非極其精詳者也皇國早已有解体新書醫範提綱等之書比此書為更精更詳矧其解剖刑屍直驗內景者亦有年矣苟以和蘭醫流唱于世者孰不明臟腑之結構覈氣血之行運者而何待于此書哉意苟庵覆刻之意蓋不此在也夫漢土之為國土地廣大人民繁庶諸般學藝亦從而精巧超絕迥在四夷之上然而輒近靡文之弊人心倨傲妄自尊大而藐視諸蕃不啻犬羊也是以本土之人未曾知外蕃學術技藝而外蕃則却洞悉漢土學術遂致有是等之著書亦可以見有外蕃漸制中國之勢矣如皇國則不然其讀洋書譯洋書者殆百年於今矣以故洋蕃之學藝可采以補我者與夫迂拙可笑者

文稿

人々皆概審之。其受先制于彼。決不如漢土者彰々焉。雖然。矜亡之長。而不知所以自警。則其弊亦不可測也。讀書者。宜由此而益奮勵刻苦。務使學藝日新月盛。不敢後于外蕃。則皇國所述作之書。傳至諸外蕃。使彼譯我書者。亦將有日矣。然則苟庵覆刻之舉。又安可以已也。

颶風新話序

皇國之人。爲亞細亞洲中第一等聰慧特絕之民。是西洋諸蕃所常稱也。如夫漢土。壤地廣大。人民繁庶。矧群聖之所輩出。智識亦當卓越于他諸國。然而輓近文華之風亢盛。人漸失淳朴之氣。其弊遂至虛驕自尊。以卑視海外萬國。是蓋曩日受辱于英夷之所由也歟。間者。觀全体新論。及航海金鍼二書。共成歐羅巴人之手。曩有魏源海國圖誌。亦概記所傳聞耳。非直就洋書而譯者也。夫堂々大國。容外藩通交易者。有年。而外藩已有能讀其書。屬其文者。而本土却無出一人讀洋文。譯洋文者。豈不足怪哉。是無他。非由其尊大自居之弊。而何

乎。皇國之人。既讀荷蘭文。又從而譯之者。殆百年于茲矣。是以自天文地理人。體之說。以至巧藝技術之末。陸續著書而行世者。爲不鮮。是豈不由人智特絕。有超過于漢土者耶。偶大野土田龍灣。携其同藩士某。所譯颶風新話而至焉。因談及之。遂應其請。書諸卷首。安政丁巳孟春仲浣。梅里杉田信撰。

通史畧序

作史難。作史畧更難。夫誅姦賊之骨。雪忠士之冤。於千載之下。不容有一箇曲筆。又不容無數曲筆。然後史可得而作。所作可得而讀。是作史之所以爲難也。若夫史畧。則不然。能把千百年間許多事蹟。粲然羅列之于短簡小冊上。使讀者一食頃。概知其綱領。則成敗興亡之所由來者。亦不可不載也。而又能寓善善惡惡之意於其中。使人免錯記善惡邪正。然則作史畧之難。有更甚於作史之難者焉。孝平神田子。譯西洋人某所編通史畧。來示予。且請序一言。予取而閱之。叙事整然。意義簡明。是蓋雖作者苦心之所成。然譯之者。非深察作者之

意伸會以出之。安能至乎寫得如此耶。譬如演戲一般。同一義勇復讐之事也。使觀者或扼臂奮起。吞泣忍涕。或厭惡欠伸。要在演者巧拙耳。况敘千百年間無數事蹟。唯用一枝之筆。而能使讀者感奮踊躍。而不覺終卷者。是豈拙手庸工所能辨哉乎。觀此編。乃知神田子之才無所不有也。因喜序。

里尼學則序

阿部文叔。里尼學則成徵序于余。余嘗與文叔同在先師冬樹先生之塾也。受文叔之教導。以得習讀荷蘭文法矣。登時世人僅能讀醫術舍密等之書耳。如理學之書。最爲所難讀。孰能易而從事。而况兵法之書。人之死生存亡所係者乎。爾來僅々十數年。譯荷蘭兵學之書者。陸續上梓。年多一年。如步兵訓練之書。卒兒達甸學。百落屯學。拔隊龍學。皆既行于世。今里尼學則成矣。則步隊訓練之法。可謂備且盡焉。雖是國家隆治之化所使然。抑何其盛乎。因思今後十數年。悉譯洋蕃技術之書。得洞知彼所長與其所短者。以益助我治化。可期而

待也。是豈可不爲國家踊躍而賀哉。况文叔與予有同窓之舊者。其亦可辭乎。於是乎序。

拔隊龍教練序

瑪峰山人善砲技。平素好談兵。嘗與予言。今世洋砲之術漸精。東郊西野。演其技者。日月益多矣。而其率子弟教之者。概皆務整其進退步驟。裝填點放之法。而慢然相誇曰。我門之徒。步驟如式。點放神速。可以挫勁敵。威猾虜也。以某觀之。是徒演習場上之虛詫耳。豈知彈丸未必常自我向敵而飛。設使此輩。一在敵丸向我而飛之地。則某未保其必不色變心悸也。雖然。山人之教子弟。亦不能不自步驟向背之法始焉。故有一步不合式。一動不協法者。則喝而止之。必使復其初也。都下聚徒授術者。雖頗多。而其教導之嚴。未有若山人者。是以輕俊子弟。往々有畏憚不終教者焉。然而山人有暇。輒必把洋藉。翻閱研究。夜以繼晷。其有會于心。則隨手抄謄。或遇其可疑。則諮之于同志。懇々不倦。十年殆

如一日矣。以故其所抄錄節譯。洵不鮮云。嗚乎。是亦足以觀山人之志。不特在步驟點放之間也。但憾其手抄未及釐正成篇。而奄焉逝矣。今茲丙辰。其婿林百郎。就遺稿中。擇其最益于教導者。將以次校訂。梓而問于世。而以予爲識山人者。來請一言。予也固不學兵法者矣。然嘗與山人交之久。知其所志之極篤。又哀其或湮滅不見。知于世。而今則喜其可以垂于不朽也。於是乎。錄其所嘗語者。以應其請。

拔隊龍教練圖題言

客歲之秋。百郎林君來謂曰。岳父大塚瑪蜂。所手抄遺稿。多皆片紙零冊。未有一成卷者。然皆砲家之蘊奧。而抄之彼此洋藉者。蓋其教導砲枝之暇。孜孜勉學。不置之効也。某不忍使其歸乎堙滅。行將逐次校訂。以問于世。中間若有枝梧難解者。幸賜教。予時諾之。踰一月。君忽寄贈其新刻拔隊龍教練。予取而閱之。則步兵陣伍之演習式。而縱橫曲直進退左右之法。宛如見在陣指麾者。中

又有二原稿可疑者。乃細標出欄外。加之考按。其校訂之勞。可謂勤矣。而曩者所謂片紙零冊者。今則哀然成帙。其竣功之神速。自非以君之英才。安能至于此乎。蓋君之於砲枝。電驚神擊之功。亦可以見耳。今又將刻所屬其書之兵隊圖式。使人來請序。予固歎君之才識秀技。且嘉其能繼岳父之志。乃喜而書此授之。安政丁巳夏晚。杉田信書于澁谷之翎澤書院。

譯和蘭文語後篇序

佐嘉大庭雪齋。曩著譯和蘭文語前篇。片多哲藏。校而上諸梓。今又將刻其後篇。來徵序于予。予曰。何以序之爲。抑此書爲學和蘭之文者。而作焉。事已詳于凡例。欲從事于此者。直就本文而學。反復習熟。則足矣。何必用無用之序乎。曰否。某之校此書。雖謹慎從事。不才陋劣。恐未免有謬誤也。本欲得先生一閱。以爲完璧。亦恐先生官務鞅掌。難亟賜閱。而校刻之事。在今日。實爲急務也。因謀之木村士約。再訂三閱。竊以爲無遺憾矣。然非得先生一言。以證之。將焉取信。

於世。是某之所以強請也。予曰。有然者耶。請一言於此。子西國之人也。音韻之精。當辨彼山之富士之爲不二。與花之藤之爲布知耳。因呼塾生試之。不能辨也。予乃曰。難哉。語言之道也。夫富士之山。與藤之花。人々所常知而言者。而至其本音。則尙多茫乎不辨者。獨西國之人。能辨之口頭。而東國之人。則難辨之耳底。曷能分之于口哉。蓋自其辨者而觀之。則固不待曉夕。若夫欲使其不辨者。分說之于口頭。則非耳提面命之勤。則未可容易曉諭也。語言之難。眼前日用之言。尙且然。而况於千萬里外大西洋之語言乎。又况於諭之不由耳提面命。而徒欲書以教之乎。夫語言。即文也。音韻者。語言之所由出也。而一音之難辨。既已如此。則所謂一語者。更難可知。而至其語之轉換運用。當更難。而况於其屬數語以爲文者乎。又况於其文。必有主客。有抑揚。有起伏者乎。顧和蘭人。定其語法。著而筆之書。其始。蓋亦有不易者矣。而大庭氏之所以不惜勞而譯之。及哲藏之所以竭力于校閱。亦皆在于此歟。雖然。予更有可言者焉。夫語言

也。文也。其所要全在。各人互通其意也。否則在遺今之所意。而使後人知之。或觀古人所遺。而察其意。則其義已通則足耳。何更求于他哉。是以東國之人。雖口未得分說山之富士。與花之藤。然於其話說。與文書。未曾見其窒礙也。嘗聞豐太閤書記。偶忘醍醐二字。問之于公。公以指書地。示曰。大五。嗚呼。是雖似簡率可笑。然使其達用。是亦足耳。若夫拘々于音韻之微。點畫之末。而不省其大旨之所在。則雖畢生費力于此。予恐其力未足也。古人曰。校書如掃落葉。一面掃。一面來。哲藏。其無論區々之末。可也。

書近古史談後

磐溪先生近古史談成矣。予得請而讀之。初閱之際。謂先生之才之學。而此書則比之于從前諸著。文章如有未極銳利痛快者。蓋由隨筆隨錄。注意不專歟。再閱而始信其不然。三閱而後。知其注意最深。文章最高妙也。因謂天下之樂。莫如讀書。而讀至眼光透紙背時。可謂快樂之極也。雖然。凡樂不宜極也。古人

是以賞半開。飲微醉。今史談之文。有溫雅混圓。或如未慊者。而能使讀者一閱而明辨其事之善惡邪正。其於名教所裨補。豈鮮少哉。蓋是先生注意之所最深。而用筆之所最高焉耳。世之讀此篇者。若無見于此。必也如倩麻姑抓癢。然後以爲善者。予謂未知讀書之樂者也。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釋。是則所以善讀也邪。安政丙辰八月上浣。門生杉信僭草。

知能軒記

荷蘭人狄結魯曰。知之已貴。能之更貴。蓋能之者。必先要知之焉。夫不知則不可能。固亡論已。然知之之與能之。亦自有間矣。知之在心。心知之誠明矣。而不能施之於事者。有焉。能之在手。手足能之誠巧矣。而心未了其所以能者。有焉。是以博學多識者。未必最能者。而能者未必最知者。故爲學者。必要先務明知。而後習能行。方始可爲有爲之人也。士約木村子。夙沈潛兵學。旁以戰法授徒。頃日來請名其讀書之軒。予乃書知能二字。以贈焉。蓋木村子。年尙未壯。而

學識宏博。加以勉勵不懈。他日克該夫知與能者。可知焉。雖然。知有深淺。能有大小。予願常注目此二字。而無偏於一。且不安于淺知與小能。以自足耳。安政改元冬日梅里信

題依卜加得像圖

醫之有藥石。猶將之有兵仗。其偉烈之勳。在用者之一心耳。攻擊而不負良能。因循而猶援良能。何以得能。然必不遺斐沙篤理加也。勿恃良能而不爲。忽摸玉爲鑿。勿矜能爲而多事。敬累加殊謹。臨危畏毀。見安慢察。焉得良醫。醫祖之一言。垂金戒于萬世。曰醫爲良能之臣相。

牛痘辨惑小言

有一醫種牛痘于某兒者。偶兒已感染天行痘。是以兩痘併發。兒遂不起。以致其父母之怨懟焉。因謂天行痘太抵以時流行。方其流行。且無施牛痘可也。可。以免招若般之怨恨。予謂不然。天行痘之與牛痘。其險易順逆。固判然異症。其

併發者亦不危於單發天行痘則方天行痘流行之時當須務多行種法庶幾全兒命於未危若遇其併發者以致招怨懟罪固不在乎我而由怨者不知耳有比隣失火主人不在欲往救又恐救之不得而後來却招救助不盡力之譏將待其火自滅而往救而火不自滅時束手傍看其焚燬可乎

梅里小稿

梅里 杉田信成卿 著

乙卯集

乙卯十月二日夜江都地大震予屋亦殆顛覆既而近街火起家居蕩然一空僅能以身免作三絕句以紀事

去歲關西地震顛豈圖今夜及牀前更遭回祿乘風至萬卷書為一瞥烟

誰圖地震共災臻倉卒纔能脫一身不才慚愧無他長枉學西蒙作赤貧

西蒙枉思西洋古昔學士曾航于海遇颶船潰裂矣滿船人士或以金貨遁或以他件不可失者遁皆陷沒而死西蒙獨謂予可以愛惜者學而已乃裸身入海泳而達于厄勒齊亞厄勒國王曾聞西蒙碩學大任用之遂極人臣富貴

丙辰集

謾成

荒園掌大世塵疎且喜一瓢常未虛粗放難能修小節病羸何耐曳長裾有朋

警溪大觀
先生評曰
洵不堪痛
惜然腹中
萬卷洋洋
涌出在成
也卿不必惜

身世可羨

前云成卿
不出如洋
生何今日
將云洋生
亦將如成
卿何呵々

余贈洋史
不能解此
等詩爲之
報然

石鼎時溫酒。無事山莊閑讀書。村逕尋芳脚猶健。清貧不恨出無車。

四月四日有台命使信辱列于洋籍教授之職。併賜秩祿。不堪惶懼感戴之餘。謹書志。

虛名誰料達青穹。欲把育英任病翁。不耐恩光荷身重。區々何日效微衷。

讀荷蘭史三首

都城三日如寒食。驚見客亭勸八珍。豈苦無薪桂檀足。旅庖不似御廚貧。

袁傑別突二世

奕世義忠人所知。黔黎誰就暴君羈。棟梁時可虛民望。盡賣家資乃起師。

威烈謨一世

水師誰能敵荷蘭。聞警佛伊肝膽寒。婚誼難辭英國政。隔洋姑許着王冠。

威烈謨三世

示塾生

此味成卿所獨

唯知達意讀洋文。遇抑揚時意便紛。豈識箇中無限味。蟹行々裏見龍紋。

謝井坂靜太惠香魚

玉川之流何清冽。明沙白石粲瑩徹。中生香魚尤有名。香腴肥柔真超絕。曾期一往試垂綸。郊程十里奈逡巡。何況老病侵弱質。竹杖久埋階前塵。忽有嘉友枉珠履。手携潑刺一籃美。道是玉川所網獲。憐吾貧居願甘旨。山廚旬日似僧家。無復腥羶上齒牙。今日果驗食指動。視此流涎三尺多。急調酒漿活火爨。用供晚酌縱饞嚼。苾芬瓊液流齒間。膩腴輕軟何物若。最愛渠儂稱年魚。併來枕丁柔如酥。嗚呼枵腹得鮮勝靈藥。頓覺病骨一時蘇。

追悼大家瑪蜂

老蜂仙去已周年。今歲又過桃李天。一卷砲符存秘訣。千秋永有姓名傳。

村莊雜興二首

十畝村莊小。幽篁絕世緣。輕陰黃麥節。新綠近梅天。逸興思詩句。清愁付杜鵑。

余亦受砲符於瑪翁者讀之不堪悽愴

新朋多妙齡。迂拙愧衰年。
林梢夕陽盡。四野鎖輕烟。樹暗鶉聲近。風薰麥氣傳。推窓憐暮色。思句聳吟肩。
數點飛螢火。星々映水田。

絕句二首

滿目黃雲麥熟秋。薰風新樹翠將流。城中曾住聞鶉少。此地晝宵啼不休。
村莊無客晝扃扉。日永双々燕子飛。滴露研朱校書處。清香風送野薔薇。

詠史

秦祖豐王真等倫。休嗚二世共湮淪。守成芟墾才應異。從古雙該有孰人。

詠那波列翁

天遣乃公驅虎狼。芟夷直當極西洋。休嗚一敗為流竄。容和守成非我長。

贈某道人

曾遇仙人羽澤公。追隨相約欲乘風。凡緣未了腸難換。又落炎紛襪襪中。

五月十六夜口占

梅雨連旬不暫晴。今宵纔放半天明。忽有嫦娥現雲際。相對欲訴久別情。生憎殘雲跡未取。狂慢時來遮双眸。正是明鏡開還掩。嬋娟玉顏笑復愁。多情却在遭別節。別時思遭々恐別。賞心不忍垂簾眠。依々相伴到曉天。

詠荷蘭王威烈謨二世

勁敵破來勢如風。驅逐攙前輕其躬。忽遭流丸透肩背。猶貪斬獲意氣雄。雖意氣雄奈創劇。鮮血淋漓滿鞍赤。將士扶得且還營。自有全勝功赫々。有人問公傷何處。答曰我不失寸土。療創裹肩聞捷報。忠勇知不耻烈祖。元帥錄功為第一。慈母馳車親問疾。英國記勳鑄邊濶。青史永傳勝源勝。放敵孤島各戰兵。羣首會盟約和平。世子大勳何以酬。約列和蘭稱王名。嗚呼世子以身先衆以血報國。能使臣民效其力。不然西荒百里小封疆。安得屹然永稱強。莫乃由得黔黎望。吾閱西史繹緒源。興亡歷々有所根。又見東西雖殊俗。人類所在天理存。

邊澤賞牌名 勝源地名

六月十二日磐溪翁伴山田雄岳見訪羽澤之村莊賦一律二絕句以誌喜
爽氣生茅屋應由高山臨薰風掃吟席斜日入深林對酌三杯酒議論百代心
非關花月事一刻價千金

恠底茅堂爽氣侵敲門忽有碩人尋清談澡暑忘長日不信人間熱鑠金
黃瓜青豆映瓊卮半日枕流評古詩餘論須留待他日秋風芋栗熟肥時

磐翁和韻

六月十二日訪杉田成卿於羽澤有詩見似次韻以答四首

徑路無媒任艸侵松翁去後有誰尋遙々今日爲君到自爲同心交斷金
負廓曾無襤褸侵故人載酒遠來尋相逢忘却人間熱半日清談抵萬金
百年可保外夷侵須就西書細究尋朝議擢君寧得已逸才難復換黃金
半生毀譽漫相侵枉尺從來不直尋此老嫁婚何日了羨君早有買山金

六月望暑甚雖無寒暑鍼可以審熱度亦應不下于華氏九十度山莊無聊
磨墨作舟行圖以消暑忽有輕雷送雨万點傾盆快不可言得一絕句
掃盡炎紛頃刻間雨珠万點洗塵寰忽疑身在輕舟裏千里江陵一日還
未全用李句

至夜雨晴月明又得一絕

涼意可掬

涼意如流夜色開風收殘雨送遙雷茅檐餘瀝爲琴筑勾引嫦娥雲際來

六月廿三日夜坐所見

更深坐愛夜涼生螢火爭飛滅復明忽憶盍城受圍日光彈連擲照軍營
天保元年北而義圍盍突洑耳邊城荷關人守之踰句不拔

去年大塚同庵逝今年深川潛藏亦沒愴然賦一絕

故友後先乘鶴仙驚駘獨自歎衰年文章幸有知音在矍鑠湯臺老紫川
岩淵某以湖月扇三枝乞詩書贈

讀之不堪
人琴之感

江陵曾伴英雄掣。筑紫又隨賢相吟。千載不磨一輪月。到今照了幾人心。
娥媚曾賞半輪秋。誰料三輪君獨收。莫恠一輪留不返。清光願得讀書樓。
三扇皆畫月。故及。

湖月扇包皮。印富小路正三位刑部卿藤原貞直卿國詩曰。霧波留々加太
々乃浦仁月須美天色奈幾浪毛秋袁見勢計理。乃戲譯以荷蘭文。又依其
意賦七絕一首。併書于包皮餘白以返之。

堅田浦外暮烟收。波際一輪明月浮。照徹渺茫千里影。水光見得滿天秋。

戲題水蒸船圖。末全用杜句。

誰換布帆張。水蒸狂瀾可截颶。昔人稱疾今稱澁。晨發白帝暮江陵。

七月既望賞月。賦寄小關高彥。往年予住二洲也。高彥寓在予塾。偶此夜月
明對酌。論坡公賦。興情涌然。遂拉高彥。僦猪牙。載一壺酒。一磁盃。及乾醃瓜
一條。以泛焉。是日也。都下稱閻羅賽日。士女雜沓。如二洲橋。最爲輻輳之區。

以故方月出東山之時。船燈之光。絃歌之聲。紛喧壓流。夜已三更。遊舫歸盡。
大江如洗。乃放舟乎中流。聽其所止。吟哦談笑。權娛徹曉。今茲予移住于羽
澤山莊。高彥則新構一堂于三絃溝而居焉。相距僅二里餘。然未得與來相
招如昔日也。

一水連天白露橫。憶曾同棹泝流光。清輝滿野今宵月。也是化工無盡藏。

呈磐溪先生

風月寄清興。々來輒題詩。厚顏整蕪稿。向君乞黃雌。譬之無鹽女。倩人施粉脂。
幸假雷斧刀。削平及微疵。換髓更換骨。醜顏化玉姿。綴句代折簡。求益如渴飢。
食饗忘慚愧。良工費苦思。願憐懇々情。莫惜諄教垂。專待回報到。析緘讀評時。

磐翁和韻

宿好耽墳籍。倦餘便賦詩。漫吟聊自樂。無意爭雄雌。所以淡中味。如嘗五
鼎脂。天然有風度。吹毛何求疵。君抱高尚節。全此塵外姿。結廬在負廓。衡

泌可樂飢。嗟我天地蠹。文字枉費思。厚顏稱父執。慚愧下問垂。只待重逢約。秋風芋栗時。

席上書似弭間正庵云。西洋啞科之綱領。概如許。未知漢土啞科律如何也。啞科大方々那異。金箴一句百疑除。術須無過藥。須少種痘尤宜拋。毀譽。

題磐溪先生續一百詩鈔後二首

少壯才鋒凌九霄。老來高踏避塵鷲。詩如老陸還含艷。書似大蘇微帶嬌。一代文章人競誦。畢生經術志難銷。胸中礪魄未灰盡。且把芳醪時一澆。溫籍風流隱在官。人情飽知似波瀾。詩篇放浪老愈富。書室清虛貧不寒。近古史成珠蘊匱。邊防策建髮衝冠。世人在賞詞章美。一笑還傳百首看。

題齋藤了庵雨竹圖

琅玕帶雨翠淋漓。恰是此君酣醉時。欲向齋前移種去。蟠根恐不受鋤犁。

八月廿五日紀事。

維歲丙辰月仲秋。念又五日鐘報亥。暴雨狂雷轟天地。更有颶風起南海。百丈樓臺傾委泥。十圍松杉折橫谿。海潮沸溢行陸地。老少顛跌叫且啼。瓦飛礫迸猛砲射。棟倒梁落肢體擘。傷死壓死真無數。又有溺屍委曉汐。去歲地震災全都。今日大風避無途。比年天災何慘毒。蒼生恟々抱憂虞。聞道洋夷唱異說。防震避颶有秘訣。嗚々羣兒喜奇詭。漫言天災可凌蔑。何知天意諭羣氓。一洗驕心歸至誠。滿朝賢明應有策。不日鼓腹歌太平。

重陽雨

屋倒牆頽瓦石堆。且酬佳節嚼殘杯。可憐籬菊遭風碎。不爲重陽冒雨開。

九月十二夜月明。賦寄磐溪先生。

頽屋不遮眼。倒牆透遠陂。樹折秋天濶。軒虛霜侵帷。獨愛今宵月。清光同舊時。雖然未團圓。水姿玉不緇。譬如半開花。待盛未思衰。火急呼家僕。熾炭溫村醅。荒園取芋栗。兒女未泣飢。况有佳朋贈。滿籃盛蛤蜊。忽憶往時約。招飲與君期。

豈料并簾榻。一瞥附封姨。甌釜亦瑩裂。無由薦新炊。人生事多左。不免屋鼠嗤。且付煮鹿夢。無爲用長噫。古人遊秉燭。不恠宴散遲。苟逢霜晴好。便移玉趾來。々輒携瓢去。野逕相追隨。尋菊廣尾原。採芝小富岷。吟行半日樂。遐邇意所之。作詩謝違約。東瞻空神馳。此心向誰語。天上月獨知。

丁巳集

元旦

梅影槎枒鶯語圓。閑窓擁被日高眠。養痾兼養疎慵性。浴得昇平又一年。

新春

寒流水釋暖纔回。遠樹含烟淑氣催。誰謂山中無曆日。東風公道送春來。

端午口占

四邊新綠雨如烟。正是麥畦成浪天。爲是閏年風候後。蘭湯時節始聞鶉。

此日雨。村莊無聊。獨酌排悶。想起往年今日訪馬嶋禮造。三角莊僑居。與高

須松亭。三人對酌論文。屈指既二十一年矣。今也禮造歸鄉。獨有松亭可共

話舊。但未知能記當時情況否。因寄一絕。三角莊。在深河閭魔堂橋畔。

山榴花發雨如絲。孤寂村莊且倒卮。忽憶二十年外事。閻王堂畔問奇時。

用寫真鏡描窗外竹樹之狀。題其上。

滿山嫩綠擁高樹。交翠含烟催雨天。磨墨欲描窗外景。新鶉聲和老鶯傳。

六月二十三日。待友人至。

野花移植兩三開。桔槔汲泉供洗杯。時有階前午鷄唱。湘簾捲盡望君來。

呈磐溪先生乞筆代柬。

村莊養微痾。磨墨臨法書。筆鋒易爲禿。架頭箋亦虛。箋尙有所得。毛公尤難需。羊耶兔耶狼。狸毫耶鼠鬚。竟在造法佳。勁柔適意無。先生今巨擘。文房富瓊珠。退餘頌一枝。長日樂臨摸。閑却參與著。養神病骨蘇。

六月二十六日。磐翁見訪。相陪遊于小富士莊。遂醉廣尾旗亭。

四邊高樹晝昏々。移榻清陰且酌尊。盛夏此莊涼似水。與君來臥滌襟煩。
來投旗店夕陽風。野味村醪興不窮。莫恠新詩香氣遠。幾回傾盡碧荷筒。
愛他荷氣拂衣來。詩酒何嫌紅粉陪。擊却人間消長事。興情生處即蓬萊。
相逢斗酒猶嫌少。廿歲交情湖海深。鴻雪何求住痕跡。新詩且教雪兒吟。

七月十一日渡二子川作。

水光如鏡白砂明。綠樹秋風涼意清。行客留筇戀兒渡。柳陰時見一船撐。

舟下玉川。

短棹輕舟下玉川。秋江雨後水連天。晚來添出雲間月。一曲高歌欲扣舷。

七月廿二日。過稻毛村長安寺。寺有遠祖之塋。其碑慶長十七年壬子所建云。

雙子驛西路。野橋過處分。溪深聲咽石。崖聳樹參天。衝雨尋蕭寺。摸碑索古文。新詩放歌去。返響獨相聞。

重九神田孝平至。席上書似二首

佳節新晴菊正開。況逢佳客送醪來。人生樂事此中足。一笑相迎頻倒杯。
晴窓對酌菊花香。詩酒相酬興自長。忽憶去年風雨日。檐溜聲裏作重陽。

戲贈友人某代柬。

聞道高庖富膳羞。美酒如泉肴似邱。僻落寒廚須贍卹。豈無一盞潤乾喉。熊蹯之美豈敢請。禽魚不嫌多骨鯁。人有所求須先贈。只慚貧廚如梵境。植筇庭隅摘菊英。鹽藏菜菔併送呈。野蔬亦應非棄物。醉飽之後勝肉羹。譬如貂裘宜寒近。三伏却不及葛布。淡耶濃耶各有用。用之所異即天賦。吾今欲將淡換濃。未知得失孰西東。得失畢竟非所問。只待回報附郵筒。回報到時急溫酒。酒在杯時書在手。析緘且飲且朗誦。此中風味真沒偶。

九月十八日。家從兄白玄。同原田里春至。喜賦紀事

二客乘晴到艸堂。野蔬村釀且浮觴。主人供客無他物。笑指秋林霜葉黃。

一杯一杯互相酬。莫逆交情濃似油。半醉微吟興難盡。西郊携手去看秋。
旗亭沾醉潤枯腸。紅粉傳杯也不妨。塵慮一消歌且舞。任他呼傲又呼狂。

小春十九日雪

小春忽覺驟寒加。六出花飛撲碧紗。霏屑晚來疎漸密。早埋殘菊一籬花。

止酒

酒兵曾久勝伐吾。今日養痾何不防。拒絕渠儂太容易。晚甘侯陣有旗槍。

晚甘侯旗槍共茶異名

詠松賀仙臺大夫片倉某六十

鬱々清松壽且堅。風霜獨傲百千年。維材有用非他比。天錫繁榮豈偶然。

梅里詩稿拾遺

丙午除日 五言古詩

今日方旁午。明朝又一年。馬齡過卅歲。鸚語僅三篇。

予譯西書第三篇今日纔成

恥我窮生

計。請人借酒錢。忙心迎韶色。閑事繕庭前。鋤地移梅樹。灌園汲石泉。閑忙唯一笑。貧富共青天。洗硯出新句。筆端生瑞烟。

戊午仲冬喜祐卿河口君見訪併奉送其歸古河

村莊冬鎖門。忽恠剝啄音。豈不倒屣迎。遠方父執臨。相逢序舊別。誨吾以金箴。致敬且爲權。斂襟又披襟。喜君矍鑠姿。跋涉幾峻岑。雖然未解印。情閑同脫簪。家有賢郎在。刀匙施澤深。所以門如市。四野黎庶欽。因何來多福。一家如水心。老健樂有餘。優游放詠吟。才思攀蘇陸。咳唾盡黃金。展箋振巨毫。二王手縱擒。吾亦同宿癖。不奈塵事侵。他年若得志。載餉遠相尋。君園採靈芝。靈液君池斟。學君仙術得。飛翔乘仙禽。聞說河原田。螢火滿柳陰。相聚如巨楹。奇觀十里林。

願追高躅去。飽賞巴川潯。河原田巴川共地名

題磐溪先生所藏溪山秋霽圖後。七言古詩

山何嵯峨。水何潺湲。披覽之際。神欲顛。千峯突兀。排空出。恰似玉筍森刺天。一溪秋水深千尺。怪石當路。虎豹眠。滿山秋風。肅颯起。樹々黃葉舞翩々。山陂平處。樓臺現。此中定知住神仙。白雲遮斷人不見。髣髴雲中聞管絃。峯迫路轉水盡頭。平遠又開一幅秋。山不甚高而秀雅。烟波無際望悠悠。天末蓬萊定瀛洲。安得一身生羽翼。冷然御風縱神遊。吁嗟乎千里之山萬頃水。誰能縮來雙幅裡。前是靄崖後梅關。一淡一濃鬪絕技。先生獲之如拱璧。臥遊堪醫烟霞癖。曠懷向我許借觀。拜謝何啻躍三百。只恐觀了完璧後。山態水容成陳跡。作詩且留鴻爪痕。猶覺烟嵐繞咫尺。

謝象山先生見惠黑作鳥賊。

鳥賊鳥賊一名鰕。人呼汝賊。汝豈賊。汚名吾曾爲。汝惻。從今將改呼吾惻。汝腹

磐溪先生評曰每句韻無一韻。奢澁妙々。古有杏坪。今有梅里。若余欲咀其殘香。剩馥耳。

縱貯純黑墨。汝身清白比。誠功出則浮。派入匍匐。出沒隨波儘自得。漁人獲之。切如纏。和墨爲鰕。鰕其色蘊蓄真。味甘美極。水族羣中獨秀特。飯卓之上酒瓶側。此物一出百味匿。製之何處能登國。惠我松城舊相識。遠海之珍故人德。吾豈獨自貪此食。晚間呼酒塵慮息。山妻塾徒爲酒直。一盒共嘗潤胸臆。酒力醺來開鬱塞。回頭西顧信州城。天遠不得望。岌岌一觴難。侑空相憶。只覺清氣咫尺逼。聊作長句謝。懇悃塗鴉不及鰕汁黑。

除日謝人贈梅。

杉生愛梅如明珠。小園栽得兩三株。一日百回看不足。欲把一枝移座隅。万朶瓊瑤不忍折。袖手躊躇心不決。箭倉韻士號延年。割愛忽贈一枝雪。隨手直插白磁甌。一堂取得小羅浮。舊寵忽被新寵奪。且閉軒窗廢出遊。維時歲除多塵事。獨喜吾儂無俗累。不管兀々市聲喧。醉伴梅花陶然睡。讀遠西扶歌蘭度醫戒。

爲醫只合體忠誠。救患之意發至情。一心察病他不問。洞視三腔窮其精。貴賤貧富何曾擇。致力只隨病重輕。自家勞苦且不顧。何況勢利與榮名。當其勇進療險症。譬猶危戰用奇兵。成敗在天我不管。唯宜竭力二豎爭。誰把此道呼賤技。恩泱耄老與孩嬰。良醫豈與良相異。置此仁術何由成。遠西扶歌稱醫聖。晚年業熟述醫經。千秋疑團一朝釋。披雲始見天日明。吾得其書比拱璧。晨誦夕讀手常擎。且摘其要作長句。將傳濟世舊同盟。

癸卯元旦恭和嚴師磐溪先生韻

七言律

蹄輪絡繹向春城。斗杓今朝報夏正。万户新添松竹影。千門爭奏管絃聲。喜晴烏雀噪檐角。賀歲士商貪路程。獨自書生無一事。高眠不覺午窓明。

自著 七言絕句

碌々空過廿七春。讀書鹵莽未知新。君看李設纔十九。著述傳他萬國民。孟春十七同諸子遊梅莊。即事。

墨陀堤畔去探梅。羅綺如雲人做堆。爲怕紅塵浼衣袂。暗香纔聽便歸來。

遊鴻臺

松杉路暗畫淒々。斷碣草染埋舊題。昔日血痕銷已盡。滿山只有杜鵑啼。一望東寧水幾灣。布帆烏逝暮烟間。英雄昔日落魄處。長作詩人行樂寰。七月二十三日。同磐溪榕菴紫川諸先生。及家嚴。泛舟兩國橋下。納涼。扁舟短棹載琴行。塵尾松邊涼味清。一陣江風冷於水。松聲如瑟和琴聲。晚來移艇過漁莊。幾種海鮮好助觴。手持巨蟹何辭醉。遮莫人呼做畢郎。短棹巧道喧處行。滿船新果野香清。一聲喚取須醫渴。蒼玉併盛黑水晶。謾成。

煉汞燒丹何得真。讀書未必有知新。緬思往事腸將斷。一夢間過二十春。誰道侏儻枉費神。探玄竅妙見天真。且將承露磐中水。欲滴塵沙劫外人。墨水泛舟。

相逢應須盡醉遊。墨江日夜向東流。載酒携妓人仙去。簾影燈光舊酒樓。

戲謝冲軒老臺見惠獨活。

心在山中身在市。爲醫未免病斯身。宿痾今日一朝起。豈啻獨活能活人。

錄舊作似潤二細川君。

寒流水釋暖纔回。遠樹含烟淑氣催。誰謂山中無曆日。東風公道送春來。

送吉田拙藏君之蝦夷。

北海大魚方化鵬。一搏將啄十尋水。曾聞野作多奇寶。掘探利民君獨能。

戊午秋夜

雨後溪流隔枕鳴。酒醒殘夜夢難成。清愁千緒無由掃。總付吟蟲唧々聲。

梅里先生年譜

曩撰梅里小傳。以述先生言行事略。私顧先生之時。國運泰否未分。同學諸子。其先者。或觸世之忌諱。以致罪戾。其後者。自得時之崇信。而屈顯達。先生終始其際。功勞頗多。而先見知幾。急流勇退。豈不復偉乎。茲撰年譜。次第先生行實。且專記時事變遷通塞。與學士出處進退。以示當時形勢。雖不免略內詳外之嫌。然先生清慎奉其職。明哲保其身者。又可以見其概。

大槻修二謹識

文化十四年丁丑先生生

十一月十一日。生于江戶濱街山伏井畔宅。生母高塚氏。是年四月。祖父玄白君歿。年八十五。顯考立卿君年三十二。當時和蘭學士大槻磐水^{十年}。子磐里^{三十}。宇田川榛齋^九。子榕庵^{十二}。青地芳濟^{三十四}。馬場穀里^{小關篤齋^{十一}}。書物奉行高橋作左。兼任天文方。總裁蕃書翻譯事務。磐水。榛齋。穀里。並爲天文臺譯員。和蘭甲必丹道富氏。在長崎十七年。頗通邦語。因與通詞吉雄如淵^{三十}。謀撰彼此對譯辭書。去年九月其書成。

文政元年戊寅先生年二歲

是年坪井誠軒^四入榛齋門、修蘭學、

同 二年己卯先生年三歲

磐里著蘭學凡西音發微、

同 三年庚辰先生年四歲

是年戶塚春山^{二十}高野瑞阜^七並來江戶、修蘭學、

同 四年辛巳先生年五歲

伊能河東^{六十}奉其所實測日本沿海圖于幕府、九月河東歿、穀里奉命、譯述

魯人日本遭厄紀事、

同 五年壬午先生年六歲

七月穀里歿^{三十}立卿君與芳濬、俱補譯員、續譯日本遭厄紀事、榛齋增譯內科

撰要刻成、是年箕作紫川、入榛齋門^{四十}

同 六年癸未先生年七歲

普魯士醫學士椎福多氏、為和蘭醫官、來長崎、磐里補譯員、

同 七年甲申先生年八歲

同 春山瑞阜及伊東冲齋^{五十}並往長崎、就椎氏修醫學、

同 八年乙酉先生年九歲

幕府令沿海諸國、外國船舶來者、不問來由、直使砲擊之、遭厄紀事譯成十二卷、

是年冲齋來江戶開業、始唱和蘭文典、

同 九年丙戌先生年十歲

椎氏從和蘭甲必丹入貢、到江戶、作左密贈實測日本圖、榕庵補譯員、芳濬

著氣海觀瀾、磐水重訂解體新書刻成、

同 十年丁亥先生年十一歲

三月磐水歿^{七十}芳濬譯述萬國輿地誌畧、大塚瑪峯^{三十}往長崎學于椎氏、

同 十一年戊子先生年十二歲

高橋作左、以與日本地圖于椎氏、下獄、江戶長崎人士、連坐者頗多、十一月橋

本宗吉、坐天主教疑獄、刑死大坂、

同 十二年己丑先生年十三歲

誠軒開業江戶、是年放椎氏于其國、禁再來、作左死獄^{中四十}

天保元年庚寅先生年十四歲

川本裕軒入誠軒門^{二十} 瑞阜開業江戶、

同 二年辛卯先生年十五歲

緒方洪庵入誠軒門^{二十} 此時誠軒門、皆爭講究和蘭文典、蘭文讀法漸精、
五月如淵歿^{七十} 是年春山開業江戶、 瑪峰亦以醫開業、

同 三年壬辰先生年十六歲

立卿君印行其所譯述、瘍科新撰、外科要方、 瑞阜著醫原樞要、 芳濬為水戶
藩西學都講、 大槻磐溪^{三十}以儒開業、 佐久間象山^{二十}來江戶修漢學、

同 四年癸巳先生年十七歲

二月芳濬歿^{九十} 榕庵著植學啓原、 渡邊華山^{十四}與瑞阜篤齋交、始志蘭學、

同 五年甲午先生年十八歲

篤齋補譯員、 十二月榛齋歿^{六十}

同 六年乙未先生年十九歲

裕軒開業江戶、 冲齋譯述醫療正始、

同 七年丙申先生年二十歲

先生入誠軒門、大講明和蘭文法、 是年大飢、

同 八年丁酉先生年二十一歲

二月嫡母佐藤氏歿、 十二月磐里歿^{五十} 是年將軍家齊公辭職、世子家慶公
嗣立、閣老水野越州侯為首相、 大坂有大鹽平八之亂、

同 九年戊戌先生年二十二歲

誠軒聘為長門藩醫員、 洪庵開業大坂、 是年和蘭人、上告英吉利人、將航日
本、江川坦庵^{七十}奉命巡視豆相沿海要處、於是華山著慎機論、鳩舌小記、瑞阜述
夢物語、以說英國事情、

同 十年己亥先生年二十三歲

華山以說外事、獲罪下獄、瑞阜自訴、篤齋自殺^{五十} 十二月獄成、銅華山于其藩田
原、永禁瑞阜、且禁濫譯外國文書、 紫川補譯員、 榕庵著舍密開宗、

同 十一年庚子先生年二十四歲

幕府更命譯局文書禁他見、 先生補天文臺譯員、

天保十二年辛丑先生年二十五歲

高島秋帆、新傳西洋銃隊式、演其操練于武藏德丸原、幕府賞其功、進秋帆于士班、坦庵及下曾根桂園、共受其法于秋帆、十一月華山自殺^{九十}、首相水野侯、銳意為政、矯正舊弊、嚴禁奢靡、

同十三年壬寅先生年二十六歲

六月蘭書翻譯印行、必得市尹允許、七月幕府改文政令、外船漂泊者、特給薪水食料、放之、十月秋帆以與外人私交、嫌疑下獄、沒其家財、紫川印行和蘭文典前篇、春山聘為薩摩藩醫員、象山以君命、學砲術于坦庵、

同十四年癸卯先生年二十七歲

先生娶犬塚氏、專從事醫療、洪庵譯述扶氏經驗遺訓、九月首相水野侯罷、阿部勢州侯為閣老、先是先生及榕庵紫川、奉命譯海上砲術全書、是年譯成、弘化元年甲辰先生年二十八歲

六月水野侯再為首相、和蘭國王、特發軍船、呈國書于幕府、以告歐洲各邦、志于東洋、七月先生與榕庵等、奉命譯其書、冲齋為佐賀藩醫員、得牛痘苗于蘭人、始行種痘法、象山始志蘭學、問業先生、是年、瑞阜乘火災、脫囚、不知所之、

同 二年乙巳先生年二十九歲

二月水野侯再罷、十一月立卿君^{十六}先生嗣為藩公侍醫、箕作玉海、著輿地全圖、坤輿圖說、

同 三年丙午先生年三十歲

米利堅船、來浦賀、佛蘭西船、來長崎、並却之、八月秋帆獄成、禁錮于安部侯、榕庵^{四十五}海^{二十}並歿、瑪峯更以砲術開業、磐溪從學其術、

同 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一歲

長女縫子生、內翳手術及煩礮要法譯成、洪庵譯述病學通論、

嘉永元年戊申先生年三十二歲

濟生三方譯成、紫川又印行和蘭文典後篇、十一月誠軒^{五十}歿、是年幕府許西洋流銃隊、操練發砲、瑪峯著遠西砲術畧、

同 二年己酉先生年三十三歲

濟生三方刻成、先生奉命、譯沿海警備畧說一卷、坦庵上書、修砲城艦三者、以備不虞、象山著砲學圖編、先是、漢蘭兩醫相惡、三月幕府竟禁行和蘭醫術、特許外科眼科、且醫書開版、悉得醫學館允許、九月又禁蘭書翻譯私撰、

嘉永三年庚戌先生年三十四歲

濟生備考治痘真訣刻成、幕府賞先生多年功勞、賜白銀若干、五月幕府禁妄議海防策畧、先是、瑞阜潛居江戶青山、十一月逢捕自殺^{七十}

同 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五歲

次女繼子生、是年中濱萬次歸朝、土佐人、漂留米國十年、

同 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六歲

五月築大砲放射場、于武藏大森濱、八月蘭人告米船以明年來、十一月先生與紫川、奉命譯軍用火箭考十七卷、象山乞印行道氏辭書、幕府不許、

同 六年癸丑先生年三十七歲

三女結子生、六月米國使船入江戶海、呈國書于幕府、以求通信、先生與紫川、奉命譯其書、先生自是用意國事、停醫療、專從事西洋兵書、先譯行軍必携、重奉命、校訂海軍砲術全書、是月將軍薨、世子家定公嗣立、七月魯西亞國船、來長崎、亦乞通交、紫川從監察往、接待其應接、八月坦庵奉命、築砲臺于品川灣、又更命製造洋製軍艦、秋帆解鋼、掌海防事務、吉田松陰、欲搭米船往其國、不果、

安政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八歲

三月幕府與米國結交信、魯國、英國亦許之、五月先生辭譯員、此時、有故去妻犬塚氏、置別業于鐵砲洲、專譯述砲術訓蒙、十一月第一篇刻成、是年、象山坐松陰事、錮其藩松代、坦庵遣門人屬吏于長崎、學軍艦製造于蘭人、

同 二年乙卯先生年三十九歲

正月幕府新建講武所、海軍操練所、其法依西洋式、移天文臺中翻譯局、于九段坂下、稱洋學所、二月坦庵^五、四月先生移居下谷中徒街、五月瑪峯^{六十}、十月二日震災、下谷家屋書器、悉為烏有、因寓門人木村軍太羽澤村宅、是年大野藩、印行海上砲術全書、薩摩藩、新造洋式大船、納之幕府、號大元丸、和蘭亦貢蒸氣船、幕府更遣傳習生于長崎、學其運用、

同 三年丙辰先生年四十歲

正月砲術訓蒙全編刻成、十二卷、二月洋學所改稱蕃書調所、講習西洋學術、先生及紫川、並舉教授職、五月荷蘭語林集解稿成、九月江戶城門悉備洋式銃、十二月先生以學術優秀、將軍賜謁、藩公進班加祿、是年羽澤新居成、

同 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一歲

五月冲齋春山等、建種痘館、幕府遣醫學傳習生、于長崎、就和蘭醫官、修其術、十月米國使、謁將軍、更定互市條約、

安政五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二歲

七月幕府置外國奉行、是月將軍病篤、擢冲齋春山等爲侍醫、且令衆醫官、兼修蘭醫方、將軍尋薨、紀伊宰相家茂公嗣立、是年、先生所譯述、山砲畧說、野砲演習式、及萬寶玉手箱三書印行、先是、幕府醫官桂川月池、稟准、印行道氏對譯辭書、改書名、曰和蘭字彙、是年全編刻成、

同 六年己未先生年四十三歲

正月幕府開橫濱、長崎、箱館三港、定外國互市場、二月十九日先生歿、法證梅里院園譽秀光現、奇居士、葬西久保天德寺中榮閑院先塋之次、

大正十一年四月四日芝公園ノ紅葉館ニ於テ梅里杉田先生二十七回忌辰ノ追祭ヲ修ム是日ヤ天晴レ風暖ナリ樓上ニ先生ノ眞影ヲ掲ケ酒棗ヲ其前ニ供ヘ右ニ遺著遺墨ヲ陳シ左ニ朱明氏ノ樂器ヲ列ヌ午後四時杉田武君起テ此祭典ヲ修ムルノ事由ヲ述フ是ニ於テ樂師先ツ昭夏樂ヲ奏ス令孫盛君進ミテ表白ヲ捧ケ神田橋本ノ兩君相繼キテ祭文ヲ讀ム最後ニ福澤君ノ演說アリ樂師復タ龍池篇聖壽ノ二曲ヲ奏ス六時祭事全ク了レリ是ヨリ賓主相共ニ饗饌ニ對ス此間ニ能狂言ノ餘興アリ既ニシテ杯回リ談熟シ各自ニ舊ヲ話シ古ヲ慨シ竟ニ繼クニ燭ヲ以テス實ニ近來ノ盛舉ナリ當日來會ノ賓主諸君ハ左ノ如シ

祭典紀事

卷二

共上

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芝公園ノ紅葉館ニ於テ梅里杉田先生二十七回忌辰ノ追祭ヲ修ム是日ヤ天晴レ風暖ナリ樓上ニ先生ノ眞影ヲ掲ケ酒棗ヲ其前ニ供ヘ右ニ遺著遺墨ヲ陳シ左ニ朱明氏ノ樂器ヲ列ヌ午後四時杉田武君起テ此祭典ヲ修ムルノ事由ヲ述フ是ニ於テ樂師先ツ昭夏樂ヲ奏ス令孫盛君進ミテ表白ヲ捧ケ神田橋本ノ兩君相繼キテ祭文ヲ讀ム最後ニ福澤君ノ演說アリ樂師復タ龍池篇聖壽ノ二曲ヲ奏ス六時祭事全ク了レリ是ヨリ賓主相共ニ饗饌ニ對ス此間ニ能狂言ノ餘興アリ既ニシテ杯回リ談熟シ各自ニ舊ヲ話シ古ヲ慨シ竟ニ繼クニ燭ヲ以テス實ニ近來ノ盛舉ナリ當日來會ノ賓主諸君ハ左ノ如シ

寺島 宗則

桂川 甫策

神田 孝平

今村 亮

細川潤二郎
大久保一翁
箕作麟祥
加藤弘之
松本順
戸塚文海
原田一道
橋本綱常
三宅秀
桑田衡平
足立寬
杉享二

南摩綱紀
大槻文彦
大槻修二
林欽二
子安峻
石川正龍
石川千代松
矢野義徹
深谷周三
秩父惇然
秩父中
井上仲

酒井忠道
土井利恒
勝安芳
肥田瀆五郎
伊藤圭介
坪井信良
坪井爲春
宇田川興齋
市川兼恭
高須保
箕作秋坪
福澤諭吉

吉田淳一郎
山本長安
中澤文治
岡田信利
足立精齋
宇野朗
名倉知文
菅谷玄郁
野邊地尙義
多々良梅庵
河口寬
榊綽

川本清一
宇都宮三郎
津田仙
木村典
富田鉄之助
乙骨太郎乙

吉田拙藏
杉田玄端
杉田武
杉田盛
稻田佐兵衛
島村利助

通計六十三名其中事故ヲ報シテ來會セラレザリシ者十餘人アリキ

表白

大父梅里府君ノ靈前ニ白ス惟フニ高祖鶴齋先生始テ蘭文翻譯ノ業ヲ
我が國ニ開キシヨリ家世相承ケテ其學ヲ傳フ府君特ニ彼邦ノ文法ヲ
究メ自在ニ其文意ヲ解クヲ得タマヒキ和蘭米利堅ノ國書ヲ奉ツル
ヤ府君首トシテ其翻譯ノ選ミニ當リ蕃書調所ノ建ツヤ府君拔ンデラ
レテ其教授ノ職ニ昇レリ抑モ今日ノ開明皆源ヲ此時ニ起シ聖世ノ文
化實ニ基ヲ此舉ヨリ致セリ然則府君ガ學術功業ノ如キ豈啻ニ一家ノ
中興トイフノミナランヤ今茲二十七回ノ忌辰ニ當リ謹テ茶酒ヲ陳テ
テ以テ君ノ靈ヲ祭ル尙クハ饗ケヨ

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

不肖孫 盛再拜

先師梅里先生を祭るの文

今茲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先師梅里先生の第廿七回忌辰に當り祭典を設けらるゝに際し聊ら蕪辭を薦め先生の靈を慰むる所あらんとせ先生の名世の才を以て累葉積學の家は生れたまひ夙に斯邦を文明の化に導らんと志を抱きたまひけるに時機いまだ到らざりて大に其志を伸ぶるの氣運に逢ひたまはざりて世の憤々たるを見て慷慨に堪へず憤懣の余り竟に心疾を醸したまひ之が爲に世を早くしたまふに至るに惜むべく將に恨むべきの限とやいふべき

先生の學識に輒く窺ひ測るべくもあらぬと畧し其來歴を傳へ承るゝに醫道に素より家學としたまへる所なれば申も中々愚かなり其他諸科の書に涉獵したまへる所極めて博かざりしが中より就て砲術書及び政理書は殊に通熟したまへり始め令尊立卿先生蘭書翻譯を以て天文

臺に出任したまひし頃時の閣老水野越州より砲術書及び政理書翻譯の命を受けたまひ二三同僚と俱に譯業を起されしが卷帙頗る浩瀚ありを以て半途にして世を去りたまひけり時先生をほ壯年におはせければも夙に篤學秀才の聞へ高かざりしかば直に餘業繼續の命を受けたまひ未だ幾からざりして二書俱に卒業したまひしに此上なき先生の名譽にして殊に時人の眼を驚かせしときにぬ斯て二書俱に幕廷に捧げたまひしに砲術書は弘く世に傳ふるを免され海上砲術全書と題し當時砲術家必讀の書となれり政理書は和蘭五法全書の中より國憲の一部を抄出したまひし者なりしが永く幕廷に留められ世に傳ふるを免されを竟に其傳を失ひたりと覺ゆ

砲術書翻譯の際往々數理の深奥なる所ありて天文學士と常に商議したまひしかば之に依て大に數學を進みたまへり又政理書は殊に西洋

風習の未だ我邦に開けざるより解し難きもの多くありしを博く諸書を參觀し又譯司に詢り或は譯司を経て蘭人に問ひなどして百方講究したまひしかば之が爲に彼國の政教風習等の事も付て悟りたまふと大方ならむ過かき尋常蘭學者と稱し形以下の事のみを講究する者と其所見を異にするに至りたまひしとぞ

先生は蘭人に面談したまひしをいながらいよくなれども蘭語蘭文も甚だ熟したまへりとぞ嘗て譯司と會し筆談を試みたまひし譯司負を取りさらばとて舌戦を試みたまひしに舌戦も亦譯司窮したりとて其頃の書生間は一美談として語り傳へき

先生の綴りたまひし蘭文今傳わる者甚だ少し道普序文の如きも年少の時も作りたまひしなり晩年の作も玉川紀行二篇あり最も名文あり漢文の風雅なる如きは西洋文も嘗て無きとぞ思ひ謬れる書生等も

示さんとして蘇東坡が赤壁の賦の趣を蘭文に寫したまひしとあり先生の行狀も就て申さん先生は身體甚だ脆弱にして宛も婦人の如くもおとしけり只眼光の爛然たる又其沈鬱不豫の色ありしとよて天稟極めて鋭敏にして内は深き心疾を持ち玉へるを察しまいらせぬ平生最も謹慎にして苟も人に對して自ら誇り又人を侮るの舉動をなしたまふ又勗めて名利も遠かり之を怖れたまふと蛇蝎の如くなりき概して之を云へば謙退抑損を以て居常の行いと爲したまふ者の如くかりき然れども到底内は木強不屈の一物ありて時ありて自ら抑へ得たまふて酔後往々奇抜の言行を發したまへば知らざる者を狂したまへるよやといふ者さへもあるに至りき

先生の心疾も先生の遭遇も付て考ふる時其因由の偶然を知らざるを知るを得べし抑も幕府の政体たる鎖國を以て主義とし苟も外事を

言ふ者あれハ得失當否を論せむ之を刑して赦せむなし林子平か海防の必要なるを論して幽閉の罪を得しが如きは事古しとして姑く之を置くも現ハ先生と時を同じくするの人ハして高橋景保ハ魯西亞人の著したる日本遭厄記を得んと欲して蘭人ハ葵章の服を贈りたりとて死刑ハ處せられ高島秋帆ハ西洋砲術を開きたるハより謀反の疑を受け多年の間獄中ハ囚それ渡邊華山高野長英ハ外國船打拂の非なるを論して獄ハ下り終を全うせむ大坂の橋本某ハ耶穌教ハ邪教ハ非せといひしハ依て死刑ハ處せられ佐久間象山ハ吉田松陰の外行を送りたりとて獄ハ繫かれたるが如き大抵國の爲ハ忠を盡して罪を得たるハ非ざるもなし鎖國主義の弊此ハ至りとはいへ其内情を察すれば幕廷の議ハ漠然たる者マて其謬未だ必しも斯く慘虐ハ至らざりしが廷中ハ一派の漢學黨ありて常ハ蘭學者を憎み千方讒害を構へたるハよ

り竟ハ其の爲ハ陥られしハ非ざるハなし先生すてハ其情實を透知し又志を同じ學を俱ハせし人の比々刑戮ハ就くを見たまへり假令冷淡無情の人なるも尙ほ戰栗を免られざるべし況や先生の鋭敏の氣質を以て之を如何も恐怖したまはざらん之を如何ぞ憤懣したまはざらん是ぞ先生が心疾の第一因由なりける米國より使節來りて和親條約取結ひしより以來ハ時勢一變して蘭學者の敵も消去り復た恐るべき者なきのみならず他の蘭學者ハ漸次登用の榮を擔ひ意氣揚々たる景況なるハ引替へ先生ハ獨り愁眉を開きたまはむ心疾まをく加せりしは何ぞや此時別ハ一層重大なる患の生じたればなり初め米國使節船の來りし時先生ハ打拂を爲すべき機會なり今日打拂を爲さざれば後來復た幕府の令を奉ぜざる者なかるべしといひたまひしが幕府果して打拂を爲す能はざるは是より先生幕府

の漸く衰へ内亂の起るべきを前知したまひしが是即先生が心疾の最大因由とぞなりしける然れども到底杞憂の益なきとを明らめたまひ其れより後ハひたすらに一身を全うするの計を爲し先づ病ヲ托し一切の公務を辭し隨て本業の治療をも謝絶し只砲術書の翻譯を以て糊口の謀を爲さんと決心したまへり嘗て人ヲ語りて攘夷もあれ内亂もあれ砲術ハまをく行そるべければ我が立命安心の地ハ砲術書翻譯の中ハありとぞのたまひける

情惟みるは高島秋帆砲術を傳へてより下曾根江川の兩氏相次て起り佐久間象山更し起て之し駕し砲術遂し大し開けたりとは雖ども皆實地演習し止まりて書籍し就て原理を講究するを纔か先生が先年幕命を奉して譯したまへる海上砲術全書一書あるのみなりしが是れ迎も元來海軍用の書なれハ陸軍の砲術を講むるハ缺漏の事の多か

りしを先生を始より瞭知したまひしとあれハ先づ此缺漏を補さんとて砲術訓蒙を譯したまひぬ此書固より陸砲の大綱を擧るまでして完全整備の書ハあらざりしかども首として之を譯したまひしハ着手順序し於て要したまへる所あれハなり果せる哉此書一度世し出るや人争て之を購ひ終し砲術家の要典となり陸砲の原理を始て世し粲然たるを得たり先生の砲術し功ある誰か高島佐久間諸氏し若かぞといもんや砲術訓蒙既し成りたる上ハ次を追て他書の翻譯し着手したまふべきの際不幸しして病勢頓し加わり遂し復た筆を採りたまふとばかりしハ世舉りて歎惜する所なりき

先生の交友中最も崇敬したまひしハ象山磐溪の二翁なりき磐翁ハ累世の因もあり父執の事しあれハ殊し尊敬し自ら下りて弟子の禮を執りたまひ詩文等ハ必し磐翁の批定を乞ひたまひき象山翁し最

も心折したまひしかども教を乞ひたまひし事ハなく却て翁の方より
常々蘭文の疑義を問われき翁嘗て新渡の窮理書を携て來り閑談數刻
よして歸られたる後象山翁の易說よと困却せりとのたまひたり蓋し
翁ハ西洋の格物窮理と支那の易說とハ同一なりとの説を主張せられ
しを先生ハ心中笑止し思ひたまひしかと敢て抗論はしたまはざりし
なり亡友ハハ小關三英箕作玉海の兩先輩を最も景慕したまへり小關
氏ハ稍老輩よて教を受けたまひしとも有しよ殊よ其蘭文を稱し我
が企て及ぶ所よ非だとのたまひけり箕作氏ハ年齢相近く同學同遊の
親友なりしと見へ惜しき友を失ひたりとて屢々歎息したまへるを聞
けり先生の逸事此外よ尙ほ多けれとも事長けれハ他日の篇述よ讓る
へし

因よ申せ某が先生の門よ入學せしは嘉永安政の間よして左右よ侍せ

しハ僅かよ一ケ年間よ過ぎた殊よ先生の本分といたまへる醫術の如
きハ某が學をさざる所なれば其事實を知るよ由なく偶よ一二聞き及ひ
たるよあるも誤を傳へんの恐れもあれば故らよ之を省き某か眼のあ
たり見及びたるよ、先輩より聞傳へたるよの中よて是ぞと思ふ廉々
を撰みて聊か爰よ記し奉りぬ未だ知らず先生の尊靈某が記する所を
肯ひたまふや否や門下生神田孝平謹て白

祭文

維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橋本綱常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杉田梅里先生之
靈岐黃邈矣。歷姬造羸。蝟斗之字東亡。而蟹行之文西興。茲我先覺。最推先生。
造化之機。愈究愈精。枿毫而微。觀火而明。吾兄從學。誘掖烝々。濟生三方。重譯
丁寧。命兄校讐。螢雪告成。先生以己未歲易簣。吾兄作詩哭之。而斯歲。吾兄之
血亦化碧矣。嗚呼哀哉。物換星移。寒暑廿又七易。而先生之名。海內嘖々。爭傳

遺書不啻趙璧。乃如不肖綱常。得繼箕裘。以列名學士之籍。亦非私淑之所得耶。兄承弟及。仰止之誠無已。嗚呼尚饗。

祭梅里先生文

維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門生河口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梅里先生之靈。廣大之山。成於卷石。不測之海。成於涓滴。制度文物。摸米倣歐。溯其本源。醫爲之首。起而唱之。鵠齋先生。術則回春。書則橫行。昔我先君。入門執鴈。過庭所聽。可傳可信。先生之志。蓋在立功。以下十句係先生所語於先君之言不屑風順。不肯雷同。儒有物部。醫有吉益。西醫學域。先鞭努力。海外之事。國典所禁。比先登功。以死自任。螽斯之羽。子孫繩々。先生穎悟。家學夙成。耆宿汗流。走且僵矣。緒餘詩書。誇工擅美。天不假年。不惑而死。目其可瞑。門下多士。豈唯醫術。武技文科。漸行漸盛。切磋琢磨。嗚呼。今日人物政治。出其薰陶。達其意志。大哉其功。係世安危。死者可起。必信我詞。嗚呼哀哉。尚饗。

河口寬百拜敬具

癸卯冬夜。夢有客曰杉田成卿。頃日代父當家。請治者益多。既而得古詩一篇。翌日成卿來訪。曰將卜居于坊間。自試術。余感與所夢頗相符。因思夢中之詩。已全忘矣。唯記首一句。語雖太唐突。蓋平生所期望。偶發于夢中。遂冠此。更作一篇贈之。今日醫會百篇交帶大泉生子當如孫仲謀。即今醫中誰其儔。杉氏有子爛其眼。氣象沈深清於秋。嚴親在堂尤矍鑠。讀書萬卷可自由。乃祖樹基世亦仰。幾個俊乂出下流。醫豈小技所係大。忠臣孝子疾之憂。三世相承君任重。只應晚成宿志酬。四目兩口任他譎。請君堅秉勤與修。

右坪井冬樹翁贈榎里先生詩并序。收在其遺稿中。一讀可以想見二公當日情誼之厚矣。今茲乙酉四月。屆先生二十七周諱辰。恭寫此以爲奠。羞紀追慕。

後學 石埭永坂周再拜

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梅里杉田先生二十七回忌辰詩以祭之。

南摩綱紀肅拜

西學當年稱首盟。欽君先見遠而明。濟生已究醫人術。更翼皇猷說五兵。

五兵謂步騎砲工海兵。與周禮所說不同。

青衿曾侍講書筵。回首春風四十年。一瓣炷香雙袖淚。寒煙細雨落梅天。

恭悼

吉田拙藏拜具

西學當年尚未明。勵精首倡有先生。譯書奚翅濟生術。餘力憂時及礮兵。

梅里先生廿七周忌謹賦小詩代蘋藻

今村亮

隔絕幽明廿七年。忽々鳥影付雲煙。忌辰今日舊知會。可識交情達九泉。

忌辰相會蹈鷗盟。賓主罄歡無限情。請見階前梅一樹。清標彷彿想先生。

親友成羣薦一觴。忌辰又是值春光。九原可起當還喜。月洩清陰梅送香。

追懷往跡有餘傷。清酌庶羞奠滿床。藉々芳名長不朽。如今何要返魂香。

謹次遺篇之芳韻。呈尊靈

翠筠豐田良拜

方技當年着眼寬。文場遊戲別爲歡。祀壇日朗春稍暖。宴席酒酣風不寒。詩效

宋人能援筆。醫因蘭客夙欵冠。遺篇真影焚香拜。應有靈魂帶笑看。

せうとの君のそたちあまり七めぐり此ぬむけふ

杉田俊子

風ふちる花れおとのそみるよつけむあしむいまふおれそるよあな

杉田うしのぬむけよ

藤園定子

いまふあほおのそるよあな吹く風よまかそといひしあそれ言の葉

おあしく

大槻清修

まゐるへき風よいつしか雲晴れて御世の光りをあふくけふかな

成卿先生之逸事

先生ノ天文臺ニ在ル會々彗星ノ發見セルニ際ス先生ニ囑シ「ソナムル」ノ該象ニ關スル一部ヲ抄譯セシム朝ヨリ暮ニ至リ其課ヲ卒へ臆呈セシモノ殆ト二十葉毎ニ謂テ曰ク一日間ノ苦勉此業程ニ過キシヲナシト爾後天臺ノ諸員各自分擔カルテンヲ譯セシニ文意ノ明了ナラザルヨリ更ニ先生ニ托シテ全篇ヲ改綴是正セリ嘗テ「リセランド」ヲ閱シ其原版ニ就テ自ラ改竄ヲ加へシモノ他日其後版ノ舶載セルニ比シ往々符合セルアリシト先生ノ書ヲ譯スル別ニ草稿ヲ須井ズ初ヨリ罫系ノ用紙ニ登填シ以テ刮刷ニ付スルヲ常トセリ先生ノ病ニ在ル毎ニ塾生ニ命シ原書ヲ朗讀セシメ苦ヲ遣ルノ一助ト

ス而シテ一ノ誤讀アレバ臥ナカラ直クニ其非ヲ正ス他ノ質問ニ對シ一タビ講明セシモノ再ヒ問フガ如キ假令久シキヲ經タルモ復タ之ガ答諭ヲ爲サズ以テ遺忘ヲ懲スニ似タリ偶々「テレグラフ」ヲ譯セントシ語テ曰ク電氣ノ効用實ニ不可思議本邦ノ如キモ他日電信大ニ行ハレ所在或ハ銅線網ヲ見ルアラント先生癸丑ノ六月ヲ以テ刀圭ヲ抛テ專ラ礮書ヲ譯述シ竊ニ士林ノ裨益ヲナセリ同時亞使ノ國書ヲ進呈スル幕府儒員及ヒ蘭學者ヲ召シ譯文等分課ス先生速カニ業ヲ卒へ却テ他員ノ爲メニ厭ハレシト歸宅ノ後竊ニ呵々サレシヲアリ翌年乙卯震災ノ變不幸ニシテ家屋器什藏書板木一切ノ所有悉ク灰燼トナル先生詩二首ヲ賦シ自ラ遣ル其詩ニ云

去歲關西地頻震。誰知今日及床前。墻頽屋倒兼災起。萬卷書爲一瞥煙。
豈圖地震共災臻。錯愕纔唯脫一身。笑吾淺學無微力。枉學西蒙作赤貧。
ト情況想フニ堪タリ

最後居ヲ麻布羽澤ニ占メ閑散自適唯力メテ書ヲ譯ス時ニ幕府蕃書調
所ヲ開キ先生ヲノ事ニ從ハシム然レモ從來多病且ツ奉務ハ本志ニア
ラザルヲ以テ強テ職ヲ辭セントシツ、終ニ復タ起ダザルニ至レリ

右見聞スル所ヲ記シテ以テ追懷ノ情ヲ述フ

吉田拙藏謹記

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梅里杉田成卿先生ノ祭典ニ付演說
諭吉ガ始メテ江戸ニ出デシハ今ヲ去ルコト二十八年安政五年ノ冬ニシ
テ梅里杉田成卿先生ノ長逝ニ先ダツコト僅ニ數月當時出府早々都下ノ
方角モ不案内遂ニ一度モ先生ニ謁スルノ機ヲ得ズシテ畢生ノ遺憾ニ
思ヒシニ今日廿七年回ノ祭典幸ニ座末ニ列スルノ榮ヲ蒙リタルハ尙
宿志ノ幾分ヲ達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感佩ノ至ニ堪ヘズ右ノ如ク諭吉ハ
先生ノ知遇ヲ辱ウシタルコトナシト雖モ前年長崎ニ又大坂ニ蘭學執行
ノ其間ニ先生ノ轟名ハ疾ク之ヲ耳ニシテ其消息ヲ知ラザルハナシ一
書生江戸ヨリ來ルモ先ツ之ニ問フニ杉田先生今如何ノ言ヲ以テスル
ハ我輩蘭學生ノ常ナリキ蓋シ當時世ニ蘭學ノ大家ナキニ非ズ各門戶
ヲ張り或ハ教育ニ或ハ著譯ニ從事シテ世益ノタメ大ニ見ル可キモノ

明治十八年四月四日梅里杉田成卿先生ノ祭典ニ付演說

福澤諭吉

諭吉ガ始メテ江戸ニ出デシハ今ヲ去ルコト二十八年安政五年ノ冬ニシ
テ梅里杉田成卿先生ノ長逝ニ先ダツコト僅ニ數月當時出府早々都下ノ
方角モ不案内遂ニ一度モ先生ニ謁スルノ機ヲ得ズシテ畢生ノ遺憾ニ
思ヒシニ今日廿七年回ノ祭典幸ニ座末ニ列スルノ榮ヲ蒙リタルハ尙
宿志ノ幾分ヲ達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感佩ノ至ニ堪ヘズ右ノ如ク諭吉ハ
先生ノ知遇ヲ辱ウシタルコトナシト雖モ前年長崎ニ又大坂ニ蘭學執行
ノ其間ニ先生ノ轟名ハ疾ク之ヲ耳ニシテ其消息ヲ知ラザルハナシ一
書生江戸ヨリ來ルモ先ツ之ニ問フニ杉田先生今如何ノ言ヲ以テスル
ハ我輩蘭學生ノ常ナリキ蓋シ當時世ニ蘭學ノ大家ナキニ非ズ各門戶
ヲ張り或ハ教育ニ或ハ著譯ニ從事シテ世益ノタメ大ニ見ル可キモノ

多シト雖_レ大_ニ概_ニ皆_テ醫_ヲ本_務トシテ傍_ニ事_ヲ執_ルノ風_{ナリ}シニ獨_リ成
卿_{先生}ハ醫_ヲ名_トシテ讀_書ヲ實_ニ專_心一向_其讀_書推_理ノ緻_密ナル
遠_ク他_ノ企_テ及_ブ所_ニ非_{ザリ}シガ如_シ我_輩壯_年書_生ガ遙_ニ遠_方ニ居
テ蘭_書ヲ講_シ物_理ヲ案_シ往_々不_審ノ件_ニ逢_フキハ不_寢不_食殆_ト晝_夜
ヲ知_ラズシテ之_ヲ究_メ精_神恍_トシテ之_ヲ得_ズ遂_ニ知_ル可_ラザルニ歸
シタルモノモ江_戶ニテ杉_田先生_ニハ斯_クノノ說_{アリ}トノヲ傳_聞
シテ一旦_豁然_拍手_快ト稱_シ一_句ノ不_審ヲ解_キ一_理ノ說_明ヲ得_テ連_城
ノ壁_ヲ手_ニシタル心_地シテ雀_躍シタルノ事_實ハ今_尙コ_レヲ心_ニ記_シ
テ忘_レザルモノ多_シ實_ニ當_時讀_書推_理ノ一_點ニ於_テ蘭_學者_中ノ鬼_神
トシテ仰_ガレタル者_ハ獨_リ先生_ナランノミ_ハ十八_年變_動正_平ノ事_ニ
竊_ニ案_{スル}ニ先生_ノ本_志ハ醫_ニ止_マラズ特_ニ斯_道ヲ擴_張シテ廣_ク人
事_ニ及_ボサントスルノ深_意アリシ歟_其著_書翻_譯書_ノ種_類ヲ見_テ窺_フ

可_キモノアルガ如_シ德_川政府_ノ時_代政_法ニ關_{スル}原_書ハ固_{ヨリ}得_ル
ニ道_{ナシ}西_洋ノ歷_史サヘ甚_ダ乏_シ况_ヤ經_濟法_律政_治書_ノ如_キハ日_本
國_中曾_テ見_{ザル}所_ニシテ唯_僅ニ航_海書_砲術_書又_ハ造_船築_城等_ノ如_キ
有_形ノ技_術ニ係_ル原_書ハ時_トシテ手_ニ入_ルトモアル時_代ニシテ先_生
ハ早_ク既_ニ此_ニ着_眼シテ醫_書ノ外_ニ是_等ノ技_術書_ヲ翻_譯シタルモノ
甚_ダ少_ナカラズ然_ルニ此_譯書_ノ世_間ニ影_響シタル功_力ハ實_ニ意_想外
ノモノニシテ或_ハ先_生ノ生_前ニハ却_テ自_ラ其_働ヲ知_ラザリシ程_ノヲ
ナラン抑_モ從_前ノ蘭_學ナルモノハ專_ラ醫_師ノ區_域ニ止_マリ或_ハ窮_理
ト云_ヒ或_ハ本_草ト云_フモ畢_竟醫_道ヲ脫_{スル}ヲ能_ハズ又_ハ天_文ノ學_{アリ}
シカモ僅_ニ數_學ノ一_部分_{タル}ニ過_キズシテ國_中ニ蘭_學ノ及_ブ所_甚ダ
狹_隘ナリシモノガ兵_事ニ關_{スル}譯_書ノ世_ニ出_デシヨリ新_ニ道_ヲ士_族
社_會ノ中_ニ開_キ祖_先以_來孔_孟ノ教_ニ育_{セラ}レテ鎖_國ノ小_天地_ニ安_ン

シタル守舊頑固ノ士族輩モ武術トアレバ之ニ耳ヲ傾ケザルヲ得ズ即
是レ蘭學流ノ入門ニシテ試ニ新譯荷蘭ノ砲術書等ヲ取テ之ヲ見レバ
書中所記ノ一事一物皆眞理原則ノ教ニ基ツカザルモノナクシテ愈コ
レヲ玩味スレバ愈佳境ニ入り最初ハ唯試ニ之ヲ窺ヒタル者モ一度ビ
入リテ更ニ返ルヲ忘ル、ノミナラズ只管自家既往ノ迂濶ヲ耻ヂテ恰
モ自カラ過キヲ改ムルガ如クシ自カラ改メテ人ニモ亦勸告シ以テ一
時ニ蘭學流ノ流行ヲ致シタルハ尙武ノ日本士族ニ恰モ適當シタル武
術ヲ以テ其入門ヲ促ガシ國中上流社會ノ心ヲ収攬シタルモノニシテ
之ヲ荷蘭ノ兵書翻譯ノ功力ト云ハザルヲ得ズ而シテ其翻譯ノ事業并
ニ其譯字譯法ノ例ヲ作ル事ニ於テモ先生ノ勞力最モ大ナルハ世人ノ
知ル所ナリ之ヲ要スルニ寶曆明和以來八九十年間ノ蘭學ハ醫師ヲ蘭
學ニシタルモノナレモ弘化嘉永以後ノ蘭學ハ士族ヲ蘭學ニシタルモ

ノナリ本來日本ノ人口ハ三千何百万ト稱シテ盛ナルガ如クナレモ社
會ノ上流ニ位シテ其表面ニ立テ治亂共ニ國事ヲ左右スル者ハ唯士族
アルノミ士族ノ好惡輕重スル所ノモノハ他ノ人民モ亦コレヲ好惡輕
重シ士族ハ喩ヘバ國ノ主人ノ如キモノニシテ今コノ主人ナル者ガ蘭
學ノ結果タル武術ヲ見テ之ニ心醉スル者多シ其學ノ區域ノ増大シテ
勢力ヲ得タルモ當然ノ數ナリト云ハザルヲ得ズ爾後米英佛獨其他締
盟國人ノ次第ニ渡來スル者アリテ或ハ書籍器械ヲ齎ラシ或ハ學問藝
術ヲ傳ヘ又或ハ我國ノ有志者ガ彼ノ國ニ行テ傳習シ聞見スル所モ少
ナカラズ來往繁多内外一ノ如クシテ先生ノ歿後二十七年ノ今日ト爲
リテハ凡ソ日本社會ノ兵事ハ無論政治學問商賣工業ノ事ヨリ日常衣
食住ノ細ニ至ルマデモ大ニ趣ヲ變シテ專ラ西洋文明ノ風ニ從ヒ管ニ
醫師士族ヲ蘭學ニシタルノミナラズ日本全國ヲ舉ゲテ西洋學ニシタ

ルハ時ノ勢トハ雖モ其因テ來ル所ノ原因ヲ求レバ偶然ニ非ザルヲ知
ル可シ即チ我國ニ行ハル、西洋ノ文明ハ始メ醫ニ端ヲ發シテ中ニ士
族ニ傳ヘ終ニ全國ニ及ボ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其中期ニ在テ先生ニ屬ス
ル勳勞榮譽ハ天下萬世ニ堙沒ス可ラザルモノナリ左レバ今日後學ノ
我輩ガ斯道ノ隆盛ヲ喜デ私ニ先生ヲ拜スルノミナラズ天下文明ノ爲
ニ公ニ謝スル所ノモノナカル可ラザルナリ

（以下は非常に淡く、ほとんど不可読な文字列が続く）

明治十八年九月一日出版御届

著者 故人 杉田成卿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杉田盛

麻布區永坂町三番地

ワカフ
ワカフ

